

人世的温暖与文学的情义



《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
李迪
群众出版社

《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是一部“故事集”，它荟萃了李迪多年以来，从警察生活第一现场精心采摘而来的那些最精彩、最动人的故事。似乎不太容易用某一种特定的文体来对这本书加以框定：我们说它是报告文学，本书中却处处可见小说的技法和想象的灵光；我们说它是小说，可李迪笔下的绝大多数故事都是写的真人真事。那就跳出

现代文体的惯性逻辑，李迪那生动得几乎能透出表情的讲述方式，似乎遥遥接续起了中国古代话本和说书的悠久传统。然而，这本书最令人感动之处，恰恰是其中闪耀的人性之辉，这显然又是现代人文意识和知识分子精神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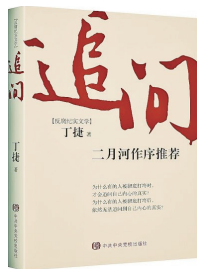
《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是一本充满温度的书，不同于大多数警察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李迪的这种温

度不烫，不是当下所流行的“燃”；同时它也不冰，不是青年亚文化所推崇的“酷”。李迪的温度就是身体的温度，亲近、熨帖、平常却不平凡，就好比柔软皮肤下那颗默默跳动的、在平淡无奇的脉动之中暗藏着生命的伟大之处。就本书而言，李迪的立场从始至终都是无尽显明的：人性在深处充满了善、热情、善意、同情、仁慈始终都在我们身边。这不是说教，李迪并没有直接说出这些；相反，他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个个简短有趣的故事，把这些生活中的光和热原原本本地捧到了读者面前。到大街上“摆摊儿”开展警务工作的湖州王所长，韧劲十足、创意迭出的扬州片儿警陈先岩，在街坊邻里间热心奔忙的警官王快乐……对这些人物的描摹刻画，仿佛每一笔中都充满了暖融融的阳光的气息，照射进读者心里。伴随着李迪所特有的欢快诙谐的“民间小曲”式语调，一张张汗水涔涔又活力满满的人民警察的笑脸从纸面上渐渐立体起来。而这些笑脸的最终清晰，则有赖于无数更细小单元的共同织就——那是生活中最平凡的百姓们欣慰满足的面容，那是五味杂陈的俗世生活中珍贵的欢喜和盼望。

当然，除了寻常意义上的温暖，这本书中也有冷与悲伤的元素在。在《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这一部分里，李迪写到了几位重刑犯甚至死刑犯的故事。难得之处在于，李迪并没有将笔墨着重落在犯罪情节上——这些，本该是警察故事最讨巧的写法。打打杀杀，触律罚罪，那只能称作“事故”；润物化雨，触摸人心，那才是真正的“故事”。李迪一方面能把同我们距离最近的人写得寻常，而另一方面，又能把同我们距离最远的人写

得寻常。《风中的红雨伞》一篇，犯下死罪的女犯周杰，其最后的希望是临行前看一眼始终未见过的生母。在热心狱警的安排下，就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周杰终于远远望见了等在街边的生母。周杰喊出的那句话令我久久难忘：“妈，妈呀！你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呀！”在这一刻，周杰不再是一个手染鲜血的死刑犯，她只是一个陷入绝望、渴望保护的孩子。同样令人难忘的还有李迪在《自序》中讲过的一处细节：李迪在公安基层时，曾亲眼见过二十多个年轻的死刑犯被绑赴刑场，当这些死刑犯被塞入囚车之后，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轻叹。发出叹息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警察，他说，也不知道咋晚上给没给他们吃肉……据李迪自己所写，这句话令他立时流下了眼泪。这眼泪的成分无疑是复杂的，但不论怎样，我想它必然滋润了李迪日后的创作。李迪写喧嚣尘世中的爱恨悲欢，写案件背后的生命呼喊……这一切文字上的努力，同他当初的眼泪产生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人性深处的爱与悲悯。

这种爱与悲悯，本应是优秀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今天却渐渐变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孟繁华教授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今天的中国文学似乎面临着一场“情义危机”，欺骗、伤害、冷漠被书写得太多，相比之下，对情义和关爱的表现则是太少。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伤痛？今天的社会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对此我们无需讳言。问题在于，文学理应在伤痛之外为人们提供疗愈的信心，理应通过自己的那抹微光为读者照亮另一种希望和可能。在此意义上，李迪这样的写作者太少了；这些有温度有情义的警察故事，也值得让更多的人读到。（来源：新华读书）



《追问》
作者：丁捷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追问》是一部力透纸背的反腐警示录，通过一群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描摹他们从破纪到破法的过程，揭示腐败分子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施教于先，以案明纪，通过文学的形式加强纪律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从“不敢腐”到“不想腐”的一个有效探索和创新，能够增强党风廉政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静听灵魂的喘息



《天使埃斯梅拉达》
唐·德里罗
译林出版社

《天使埃斯梅拉达》是德里罗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短篇就很好对付，即使德里罗把他庞杂叙事中某些部分作为一个现成的切片提供给你，你仍然要像剥洋葱那样，一步步地将阅读的手术刀探至故事、叙事风格及其形式的肌理，最后，解读与体悟作者的用心与寓意。

为了说明慢读出真知的道理，我们不妨从集子中的首篇《创世》来展开讨论。这篇小说在故事层面上，是

一出旅行途中男子背着妻子（或女友）跟别的女人偷情的狗血剧，但故事的风格，则是卡夫卡式的。德里罗将小说背景放置于加勒比海某岛国，异域的神秘情调混搭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让主人公在航班几度延误后，荒诞地享受起不知魏晋，也不需要计划什么，更没有必要赶着去上班的桃源生活。从时光意识中逸脱而出的男人，视觉、味觉、听觉、触觉，都是异常敏锐和丰富的。德里罗“慢

笔”的意义——从香艳女人爆出闪电和火花的头发丝，到如旗舰般在低空飞过的浮云——就在于凸显在此“真空”状态中，我们就好像回到了创世之初，或者我们自己就是个刚睁开眼睛的婴儿，鲜活地体会到世界原有的本色。换言之，我们身处的e时代，才是一个限制、堵塞乃至取消了人类感官认知的荒诞世界。

《天使埃斯梅拉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则是两篇超现实主义作品。不过，它们的超现实并非一眼就能看出来，而是从现实的细微处着手，慢慢展现其超现实意象的。比如《天使埃斯梅拉达》，德里罗将城市贫民窟、流浪汉、亡命徒及其他社会边缘人群集中一隅，变成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曼哈顿的一块“飞地”，目力所及处，尽是垃圾、废品、尸骨、疾病、暴力，以及意外的死亡。这个自成一体的飞地也成为叙事上一个自成一体的空间，德里罗让老修女埃德加在这个如世界末日一样的空间中踟蹰徘徊，表达对上帝、人世、罪愆和救赎的探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则制造了一个平行世界。主人公“我”和好友是大学生，课堂上，他们的理工教授只为上课而上课，对他而言，学生都是匆匆过客，“唯一重要的法则是思维的法则”，他甚至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上来。而这两个学生，为了表示对教授的不屑，共同虚构了一个他们偶遇的穿兜帽大衣的男子。但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上前招呼过这个男子，更别说了解他的生活与心灵了。小说的重大时刻在于，两个学生听说教授正在“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一个其人其作都充满血肉和人情味、灵魂透出挣扎和

呻吟的作家啊。原来，理工教授、两个大学生以及穿兜帽大衣的老年男子，都是隔绝了彼此的孤岛，他们渴望别人理解，又害怕被人理解，更害怕去理解别人。

反讽的是，这篇小说的美学价值正在于我们对他人的想象让一切处于混沌暧昧的状态。“我”拒绝进一步去了解狂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教授，并且阻止好友跟兜帽男子搭话，就是为了营造这种真假难辨的平行生活。或许，知道事情的真相不仅会让美学想象失去存在的依托，同时，光裸毕现的现实还会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可能，世上还有比孤独更可怕的事情。毕竟，想象一个人是逃难而来的阿尔巴尼亚人，对我们的神经来说，要容易得多。同样，《天使埃斯梅拉达》中的老修女宁可笃信天使显灵而不愿相信真相，因为，她“需要一个神迹来对抗”内心丛生的怀疑，让自己相信“飞地”就如上帝降下天火的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可以涤荡它的罪孽。否则，生活真是太可怕、太空虚、太没有意义了。

德里罗的“慢笔”充满了对“物”的细节描写，如科幻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性时刻》，多是大空、军事、物理学上的术语（或伪术语）。相较之下，对人的刻画反而模糊、疏离、淡漠。常常，我们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不知道，如《跑步的人》中的主人公，通篇都叫“跑步的人”。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暗示人深陷“物”世界的渊数之中，且越来越居于客体化的角色定位。好在，德里罗通过他巧手编织的层层镜像，迫使我们调动起所有感官，于“物”的喧嚣间，聆听人性深处微弱的呐喊与喘息。也许，这个过程是迂曲、艰难和痛苦的。因为要理解人与人性，总是迂曲、艰难和痛苦的。（来源：新华读书）



《走进奇妙的虫子世界》
作者：尤瓦·左默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你知道蜜蜂为什么一直嗡嗡嗡叫？蜜蜂跳舞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吗？蜈蚣真的有100条腿吗？在我们的身边住着许多“虫子小邻居”，它们都有很多奇妙的趣事，等待着你去探索、发现。《走进奇妙的虫子世界》可以教孩子如何分辨各类虫子，成为昆虫发现家，破解虫子隐身术。



《你自以为的极限，只是别人的起点》
作者：特立独行的猫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本书收录作者的超级热帖《你同学都身价上亿了，你还在纠结早晨几点能起床？》《重要的差距，悄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有一种人，离他们越近你越值钱》等，告诉年轻人，你自以为的极限，只是别人的起点，请相信，你的潜力还远远没有爆发出来。